

岁月

方元茂 著

海外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岁月

方元茂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方元茂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50-0890-3

I. ①岁…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469 号

岁 月

方元茂 著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锦星元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0

厂 址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健康村健康要业区 6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890-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岁 月

青春流年苍老比，
记忆飘零破碎记。
岁月尘陌落寞翩，
烟花扬世书传奇。



目 录

乡 土 篇

记忆的榕树	3
山上的太阳	9
山上的月亮	13
淡去的年代	17
家乡的溪水	26
故乡的云雾	31
远去的物种	35
史蕴聚善堂	44
儒洋染西霞	49
永泰状元	56
教会办学	60
风情紫山	64
杏馨珠峰	71
金丰恭恩	74
翠微大喜	79
悠悠潼关	83
明媚春光	90
木棉凤落	93
飘逸仙洞	99
幸福清凉	102
文蔚文潋	108
古朴寨里	115
亲亲下苏	119
揽色天台	122
凤翔仙岭	127
澹澹大樟	133

绿色芋坑	137
史匠郑樵	142

随 感 篇

父母生日	147
四位老者	150
如风往事	156
崇武看海	160
海飘之感	164
七夕断想	167
择业·职业	172
如歌岁月	176
脉冲·青春	183
脉冲·人生	188

诗 歌 篇

思篇	201
心篇	205
赞篇	207
春篇	211
秋篇	214
游篇	216
感篇	218
赏篇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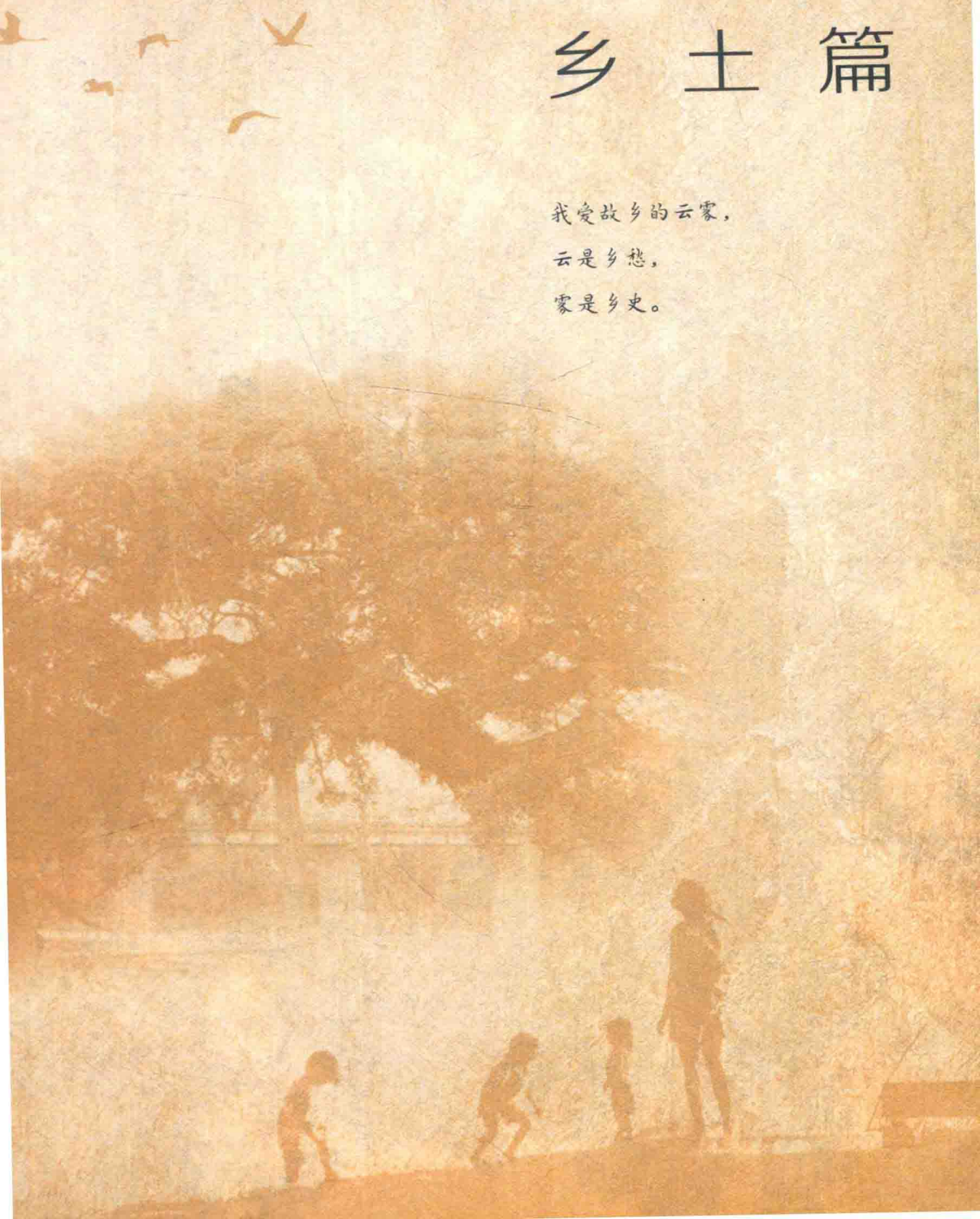
附录

海飘散绪	方 鋈	226
------------	-----	-----

后记	251
----------	-----

乡土篇

我爱故乡的云霞，
云是乡愁，
雾是乡史。





● 记忆的榕树 ●

榕树，大乔木，高达 15-25 米，冠幅广展，老树常有锈褐色气根。福州植榕，宋时已有，《太平寰宇记》载：“榕……其大十围，凌冬不凋，郡城中独盛，故号榕城。”榕树被评为福建省树、福州市树。可见，榕树于福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永泰除了樟树多，榕树也多。《县志》载：“一作橐。嵇含《草木状》：‘榕叶如木麻，其荫十亩。’《榕城随笔》：‘闽中多榕树，因号榕城。’然闽省之榕，枝又生根，垂垂如流芳。永地则枝不生根，疑是别钟。”此谓永泰古榕不同于榕城古榕，为“无须榕”。

永泰各乡镇的靠水边，几乎处处可见寿星古榕。嵩口古榕，当数嵩口渡那棵；城关古榕，江滨北岸桥下那棵是最可上榜的；塘前古榕，大樟那棵当之无愧。这三棵古榕，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历史上都没有名字。我暂且各叫它们为嵩口榕树、城关榕树、大樟榕树。

—

查阅历史资料，三棵榕树中有时间记载的大约只有嵩口榕树。嵩口德星楼下的“植榕碑”刻于 1549 年，林带溪那时在嵩口渡边广植榕树，嵩口榕树诞生于这个年间比较可靠。如此数来，嵩口古榕迄今已有 460 多年的高龄了，比汤垵的陈俊还高寿。



嵩口榕树贯穿了嵩口历史的演绎进程。嵩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永泰其他地方一样，繁盛于明清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嵩口，其时商业规模为本县之最；直至民国时，嵩口的商品经济还在发展，1915 年出现福建第一个乡镇商会，1926 年还自行发行过纸币。榕树伫立于妈祖码头岸上，目睹了古代嵩口商业繁荣的盛景。榕树伴随着岁月的荣耀，听惯了艚公的吆喝，看惯了纤夫的背影，记录着来往商旅的花名，记数着叠叠厚厚的过客脚印。嵩口榕树挺拔、伟岸，干壮、枝粗，是嵩口乡土历史的忠实见证者。

嵩口桥建后，嵩口渡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是商业汇聚点；后来下游再建一座桥，嵩口渡连民用的功能也失去了。作为历史的见证，榕树敛容了，那些曾经的喧嚣变成了记忆。随着嵩口商业的淡淡褪去，人们离开了古榕。就像老父辞别长大的孩子一样，榕树开始了孤寂的生活。

我们孩提时代，陪伴榕树的是顽童、妇女和兴化渔民。

我们上小学时，除了在榕树下溪边游泳，还经常凿榕树树根的油

脂，用于粘蝉，然后偷了农家的厕瓦当鼎，在溪边架火烤着吃。榕树根好大好粗，皮好厚，要用木匠的专用凿子才能凿个小洞。傍晚时分，妇女到溪边洗衣裤，偶尔会训我们几句，说不要破坏榕树。听到骂声，我们就像麻雀受惊吓一样“呼”地逃窜了，可是不一会儿又聚在一起了。那时，我们不懂观察榕树长得怎样，只是觉得它好高好大。后来，有个小伙伴在试着攀榕树时摔死了。从此，我们不敢再到那儿玩。榕树下，留下了我们的童真，留下了我们的快乐，留下了我们至今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

兴化人，我们俗称之为“阿兄”，实为尊称。兴化人以勤劳节俭闻名，他们带上竹筏、鸬鹚长期在嵩口一带捕鱼。清晨，“阿兄”划着竹排、撑着竹竿，拍击水面，赶好鱼后鸬鹚飞快下水捕鱼，一家渔户一两个小时内即可捕到一箩筐的鱼。收工上岸后，“阿兄”喂养鱼鹰、在旧街售卖溪鱼。“阿兄”、鸬鹚皆露宿于榕树下，闲时我们也跟“阿兄”搭讪几句。见鱼鹰凶状，我们不敢靠近，只是在稍远些观看。到镇里的乡下人未见过鸬鹚，不明事理，看到鸬鹚捕鱼情景，惊呼：“咦！嵩口鸭母会咬鱼嘞！”人们听了，都毫不客气地叫这些人“溪猪”。



上初中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回老家工作，我没认真去过榕树下。夏天，我们都高高地站在桥上纳凉，远远地看着榕树，它显得那么矮小，给自己长大了的一种错觉。其实榕树衰老了好多，至少叶子没那么翠绿。有了自来水后，妇女也不再到溪边洗刷了。那个年代的榕树犹显苍凉。

嵩口获评文化名镇后，人们开始想起榕树了，原来它是活着的历史。妈祖码头年久失修，后来为了“美观”，建设者们索性“石改灰”（后又“灰改石”）；因榕树（仅存的一棵）有碍建路，有人甚至说把树砍了。幸亏老人们挺身而出出力保榕树，榕树才逃过一劫。但榕树的根被厚厚的水泥（后为鹅卵石）盖住了，它虽然迎来了新时代，但我们不知它还能存活多久。榕树的根、榕树的干、榕树的枝、榕树的盘还有榕树上的寄生物，也许有一天将永远停留在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我们已经愧对先贤林带溪了，如果那天真的到来，今天的我们将是子孙后代的历史罪人。



二

城关榕树不如嵩口榕树那样又高又大，枝盘很发达、个头矮小；但城关榕树比嵩口的幸运。

城关榕树下，旁边有条浮桥直通南岸，码头称浮桥头。城关榕树最早留下的历史图片，是伊芳廷初到永泰传教时于1902年留下的。从树的形态、长势看，估计它与嵩口榕树同龄。城关榕树，刻录了人们往来的踪迹。古代城关人外出，水路从浮桥头乘船出发，旱路则过浮桥、上塔山，于碧怀亭处拜别亲人后起身。

新中国成立后，塔山桥通了，浮桥头码头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公社化时期，城关榕树下是永泰木材排坞，木排是榕树见过最多的风景。木排从泐口顺流而下，到榕树下靠坞待发。嵩口线的排工到这算是交了公差。他们到城关时，往往是太阳落山时分，有的排工在木排靠坞后，就在榕树下搭棚烧锅过夜，次日返程。因此，城关榕树没有寂寞过，从它扎根开始就一直在忙碌着它的历史。后来木材改为汽车运输，排坞亦即告别使命。但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榕树还有渔工的陪伴。

永泰城改后，城关榕树又热闹非凡了。榕树下，轻歌曼舞、山歌对唱、休闲散步、驻足观赏、交颈喃语、孩儿嬉闹，榕树总是忙不暇接。在城关人的打扮下，老榕神采奕奕、绿叶葱葱，迎来了新时期的春天。

三

大樟榕树出生于大樟，享尽了尊荣。永泰县治最早设于大樟，它自然享有了“大樟”的美名。大樟榕树旁枝巨大，估计它的年龄比嵩

口、城关的都大。

大樟是永泰古代名渡口，永泰人外出，水路必须经此地再到福州；旱路也发达，从这里出发，可以经福清到莆仙。因此，古代这儿商品经济地位亦是显要，从尚存的古街可见一斑。

大樟渡口存在时间很长，一直到塘前桥通后才废弃。大樟榕树的历史脚步也没停歇过。古代的商品交换、新中国成立后的南北往来、20世纪80年代的溪鲜交易，它都历历在目。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在它的身旁建起了别墅式的新居，榕树焕发生机。后来，人们把它的周边修饰一番，建起了公园，老榕与邻居共享安详。

大樟有其独特的地位：元朝永泰唯一进士就是大樟人；大樟的周边，还有一都的状元黄定，官烈的王翰、王偁父子，省委旧址、千江月休闲区……探访这些名胜，你不得不取道于大樟，大樟榕树便成了迎客榕。此外，公交站还设于榕树下，是永泰—福州的公交中转站。大樟榕树忙得不可开交。

嵩口榕树、城关榕树、大樟榕树都亲身经历了各自的历史沧桑，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厚厚史书。虽然命运不一，但都在挺腰书写各自的历史。无论风雨如何，至今它们都依然坚强地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榕树下的人们，乘凉也罢，喝彩也罢，欣赏也罢，遗忘也罢，它们都在默默地看着、听着、想着。

但愿世人别忘了：不要让榕树伤心。

◎ 山上的太阳 ◎

山上的太阳总是光彩无瑕，天空蓝得出奇，青山绿得冒油，偶有的云雾，也只是短暂的飘纱，一掠而过。

—

早些年，我去过赤岭。那儿的山路又窄又弯，行车许久，才会有两户人家。半山腰悬崖后山，农户相对集中，几座木房生活着几户山人。小孩不多，从牙牙学语到十来岁，男男女女都在空旷的田野里玩耍。说是玩耍，不如说是在玩泥巴，因为他们确实也没啥东西可玩。入秋时节还不算冷，他们的手、脚、脸、衣裤，目及之处都是泥彩。大人都外出收割去了，陪这些孩子的是几个老人。老人并不嫌小孩脏，天天都是这样，也习惯了。

我上前询路，顺便问老人些事：正是上学时间，怎么这些大的孩子还在家里？老人只是摇摇头，之后嘟囔几句：哪里上学呀？路又远，家里就靠几担谷，也没钱供得起，再说，我们祖祖辈辈没念书，也挺好的。小孩见生人来，好奇地围了过来，眼睛愣着看你。我问了年龄较大的：你们想上学吗？他们笑着，没有回答。

这些孩子，单纯到连上学是什么都不懂，更不用说想不想上学了，就像原始森林的太阳，没有受到外界任何文明尘嚣的袭扰。大人亦如

此，他们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和外界相沟通的了。

二

赤锡老山的路，虽是灌了水泥，但也蜿蜒盘曲；老山山峰密集，既陡又峭，两个山峰之间，呼喊都能听得见，可走起来一上一下要一两个小时。我到老山小学是数年前的事。

老山小学，处于山的半腰，附近有几户人家。小学三层楼房，每层两间。底层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学生宿舍；二层是教室，六个年级在两个教室轮流上课；住校老师和办公场所均在三层。

学生不多，我去的那年只有二十来个，老师最多两三个。那次到时，正赶上放学时间，学生陆续到了厨房。因是秋冬季，老师帮学生热了午饭。学生很自觉，到蒸饭层认自己的饭盒。菜没热，学生拿了饭盒，找了个位子安静吃午饭。我仔细端详了每个学生自带的饭菜：菜的花样各异，但都很简陋，还好他们这个时代没吃番薯米，都是清一色的米饭。这样看着，我们心里多少会好受些。吃了饭，大点的孩子，就自己动手洗餐具了。之后，他们回到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伏着午休。这些过程，秩序井然，老师并不用多说什么。

老师看着学生做完这些事，清理了下厨房卫生，开始吃饭。虽然老师可以做些自己想吃的东西，但都没有很特别，同样简单用餐。都是做老师的，我们城里的远比他们奢侈。

学生午休期间，我们怕影响学生，就到民居那儿聊了些事。这儿的学生很苦，相当部分家离校很远，走路都要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早上6点多就要动身了。年龄小点的，开始家长会接送一段时间，过后就得自个儿走了。6点多，城里的孩子还在赖床呢，更不用说走

那么远的山路来校上课了。

我说：家长怎么放心呀？邻居插话了：哪有办法啊，除非不念书。大人基本外出打工了，家里老人也没法天天接送啊。别看我们这儿大声叫对面山的人都会听见，可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远的要走两个小时呢。

这儿的老师也苦，他们要与学生休戚与共，既是老师又是保姆。夜间必须有留校的，有几个学生路途太远，必须寄校，要有老师看护。所以远途的老师跟这些学生一样，一周才能回去一趟，实际上是自我“留校”。学校离乡区很远，老师就是想换口味，也买不到东西。一旦到这儿当老师，几乎等于在这儿扎根了。

三

我崇拜山上的松树，更崇拜山上的太阳。直到上大学时代，我仍常上山砍柴。那时的山，松杉参天，绿郁葱茏，太阳下富有生机；阳光沿叶隙穿下，带来阵阵松香。人置身于林海，顿觉精神爽快、干劲十足。我们从不乱砍一棵树，拣的都是松树的枯枝。爬上高挺的松树，不需费很大的力气，剥下枯枝后，总要抱在高高的树上举目远眺，寻找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美感。山海在山阳下，绿得吐脂，太阳和大山就是如此的和谐。我想，如果没有了树，太阳将无所适从；如果没有了太阳，树将枯竭生命。

林间的太阳，时而刺眼，时而折影，把你带入梦幻的世界。太阳一照，树木挺腰、花草眨眼、虫昆蠕飞、禽兽穿梭，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如果不是功夫的原因，我会待在树梢很久，美美享受太阳下的萌动，有时还真想在大树上搭个草寮，于寮窝甜甜睡上一觉，让山阳把自己带到仙境的梦乡。